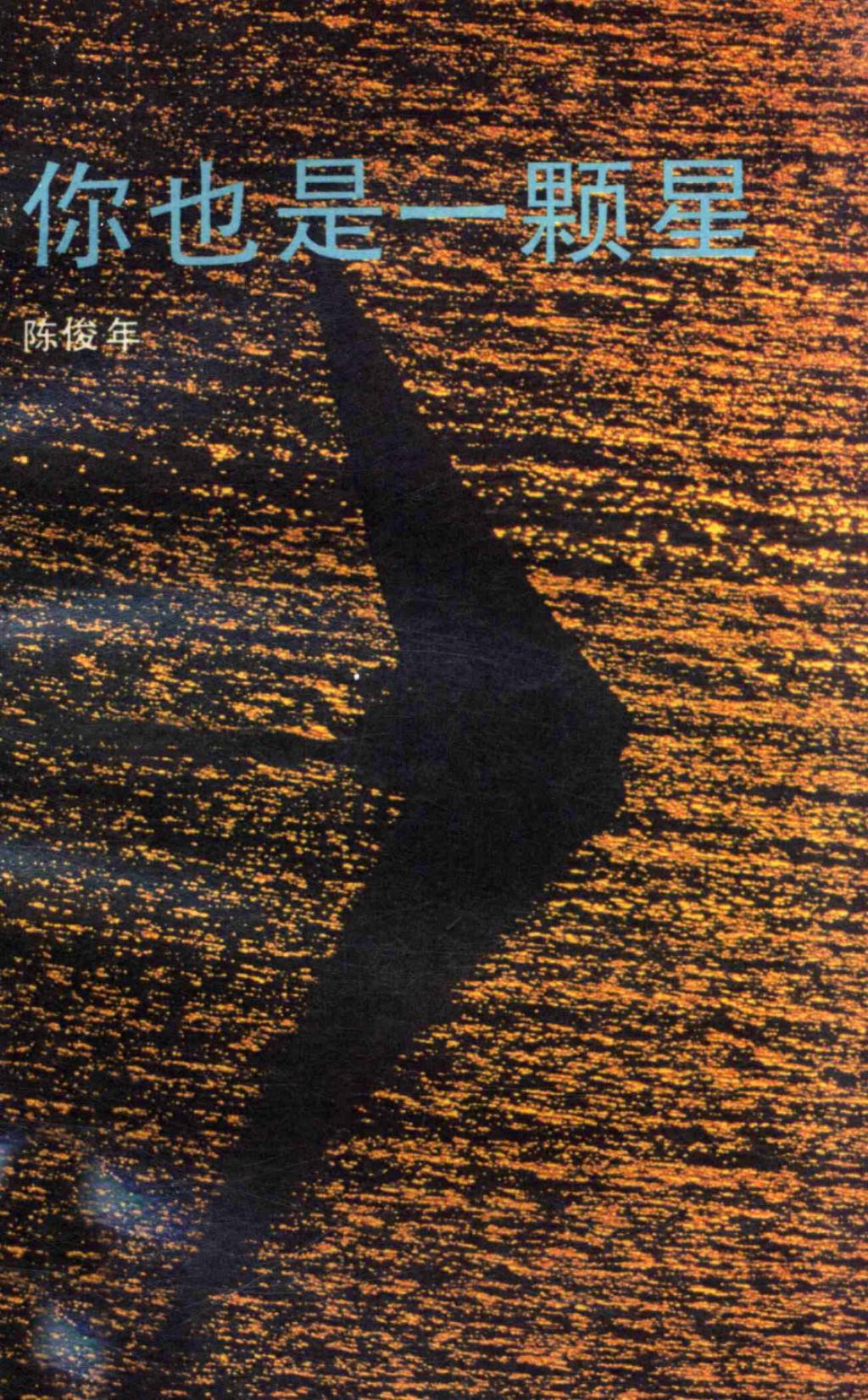


# 你也是一颗星

陈俊年



# 你 also 是一颗星

陈俊年

海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符策震  
封面设计 李碧华  
版式设计 程 峰

**你也是一颗星**  
**陈俊年 著**

\*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3万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80541—302—1/I·56

定价：2.45元

广州的『人证』

黄花夜市

乔迁之喜

兼说乔迁之忧

美的追求

天堂里来的木匠

龙潭里来的民工

第三辑 心注百味

爱我香港

开放的龙门

北京，我对您说点别的

他拥有一座风景金矿

愧对泰山

陪读

你也是一颗星

小议『母女俩』

织网新说

山水日月长相伴

春夜情切切

脚手架的联想

九八

一〇四

一一三

一一八

一二三

一三一

一三八

一四四

一五〇

一五六

一六二

一六七

一七〇

一七四

一七八

一八〇

一八六

# 目 录

南中国大走向的亲切素描（序） ······ 司马玉常

## 第一辑 满江珠光

珠江口有虎啸声声 ······ 一

海之骄子 ······ 一

水乡黄金带 ······ 一

天地交而万物通 ······ 一

乘客与车主 ······ 三〇

乡镇里的打工女 ······ 三五

凛凛虎威 ······ 四〇

跃跃欲『飞』的路边店主 ······ 四九

香港来的『插队落户』者 ······ 五三

超负荷的交通与管理 ······ 五六

南望长安 ······ 五九

大时代的琴弦 ······ 六四

南方的流行语汇 ······ 六九

## 第二辑 花城飘香

赤岗那个地方 ······ 八五

过广州大桥记 ······ 一

# 南中国大走向的 亲切素描

——序

司马玉常

据说，前段时间，有个地方刷出标语曰：“坚决抵制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抵制”而又“坚决”，好不惊心动魄，吓人一跳。不知是看标语的神经衰弱，抑或刷标语的神经衰弱？这种“不虞之誉”，虽不致铄金销骨，也够教有些人莫名其妙的。不过，要说“污染”，从哪里来的都要“坚决抵制”，何以独情钟广州？说穿了，不过因为广州是开放改革的前沿，有人把两者不适当当地等同起来了，如此而已。

那么，就请读读陈俊年的这本《你也是一颗星》吧。

这是作者继《不夜的金三角》之后的又一册散文集子。这本新作，在我看来，颇称得上是开放改革的滚滚洪流中南中国大走向的一幅亲切素描。不敢说她已囊括了这走向的所有方面，已经巨细无遗了，但那裹挟着时代风雷而一往无前的主流，却让我们感受到在这冲刷中的思索、欢乐、痛苦和希冀。年青的作者以明快的笔触，蘸着充沛的热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开放改革前沿真实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只不过八百多年前的肩挑手摊，化为了当今的单车摩托；那时的小轿牛车，换成了现时的丰田五十铃；古人的竹篱木橹，代之以今人的豪华大巴与劈波斩浪的飞翔船；古桥头上的简陋小摊、沿岸的作坊小店，都已经变为而今的舞厅茶座、电大课堂、宾馆酒家和绿荫覆盖，宛如花园别墅似的装有空调的无尘车间……

我不知道这“污染”了什么？为什么要“抵制”？又怎么能够“抵制”？“抵制”者自己，大约是不会希望重又回到八个世纪之前去肩挑背扛，也不敢放弃家里的冰箱彩电而油灯竹笠，乃复归自然，过其无“污染”的“精神”生活的吧？

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调节，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从未曾有的活力。作者借虎门渔家过去穷到无钱买盐的白描，展示了闭关锁国，为“运动”所困扰的人民的痛苦。以此对比开放改革后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观，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虎威重振，雄风浩荡。从总体

来说，其“精神”之高昂，可谓史无前例。即便当年的林则徐、关天培在此指挥水勇们以排炮轰击满载鸦片和侵略者的洋船，那也只是催人泪下的悲壮，无法与今日相比，何况转眼便是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贬戍的贬戍，战死的战死，哪有今天虎门人民的扬眉吐气！？

这里，我尤其要着重推荐两组文字：一组是“广深走笔”，一组是“‘入伙’琐记”。前者对尤如“一根对于开放改革极为敏感的神经”的广深公路，作了一次大角度鸟瞰；后者则是围绕大城市新楼的拆建、搬迁以至装修而展开的，是一幅幅饱含着开放改革中人们喜怒哀乐的风俗画。两者都在不少地方把展现人们外部面貌与内心变化的大特写推到读者面前，给人们留下清晰而难忘的印象。

广深公路，用作者的话来说，委实是“南国改革开放伸出的一条结实的手臂”，它“循着珠江奔腾出海的大走向，从鸦片战争的古战场擦边而过，连贯着‘金三角’广袤而富庶的原野。太平洋的现代风率先沿路登陆。亚热带的艳阳最早向这里倾注灼热的关照，宛如赠一条金色的绶带，醒目地佩在南中国的胸前”。作者行走在这一分钟内来往车辆便达300多辆，可谓“时无分秒宁静，路无10米间隙”的公路上，拜访了“生意兴隆通四海”的水果购销站；巡礼了专营东莞特产，还兼情感联终与信息沟通的路边店；在小镇旅店里和山西来的个体户谈服装生意，谈太行山的“老井”和此地的塞车现象；领略了客车上的现场交易和夫妻车本身的营运风貌；抚触到边

以摩托载客，边在候客时用速写簿习画，准备报考美术学院的少年车主的内心向往。在东莞长安街头，作者笔下的那群“打工女”，以各自的不幸和幸运，展示出真实而动人的风采。其中有一位原以800元身价被骗卖到湛江，又在“新婚”之夜逃了出来，几经波折进了玩具厂做洋娃娃，领取月薪加奖金217元，从而才绽开笑靥的“广西妹仔”。作者还访问了被称为“南下淘金团”中挣钱为祖母治病、供哥哥上大学的“萧萧湘女”，和当年的逃港者，今日相偕来到广深沿线“插队落户”开酒店的香港夫妇拉家常；和颇有“战略眼光”，挑个偏僻地点“独霸一方”开路边店的小店主，讨论其见解独到的“现代经营管理学论文”；还把触角伸到车祸频繁而忙乱不堪的交通安全监督站，从超负荷运转的交通和管理现状中，感知了这大动脉的飞速搏动所体现的经济加速运作之喜和隐含着的交通事故之忧。作者甚至还和走私者在车上并肩而坐，不经意地了解到他们的作案手法和喜惧兼之的心态。尤其别出心裁的是——从南方近年流行语汇的变化到新的语汇的产生或引进，作者窥见了人际关系的变化、新观念的形成以及社会深层文化心理的新意。

而“‘入伙’琐记”，不仅是作者横向观察的忠实记录，更是纵向体验的深切报告。作者从“城里人找房子比找老婆还难”的普遍感慨开始切入，一下子便把读者带进一个“比晋级加薪之类，更来得欢喜若狂”的真实境界——

领到钥匙的当晚，我兴冲冲赶回赤岗“老巢”，那形色不亚于范进中举，还未架稳自行车就扬起钥匙对妻子嚷道：“新房到手啦！”

小女一听也跑来问：“新房子长大了吗？”

一个“范进中举”，一声“新房子长大了吗”，把那久久期待后仿佛从天而降的狂喜表露无遗。接着，作者用“复杂得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感慨，回顾了建房过程中“求爷爷告奶奶”的“天路历程”。然而，毕竟有了“乔迁之喜”的这一天，于是“心境随之腾升，视野变得开阔，很有一番‘如今要做人’的感慨。”

的确，“乔迁！乔迁！乔迁，作为我国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非来之容易，正如作者指出，要是“没有那次历史性的会议，就没有深得人心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迅速地在辽阔的国土上崛起众多的规模宏伟的建筑群体。”作者从宏观的视角剖析了乔迁志喜的历史因由之后，笔锋一转，立即“兼说乔迁之忧”。一是“欲‘迁’无车”而多方求告之窘迫，乃至只好蚂蚁啃骨头似的靠单车尾和肩扛手抱，一家老小一点点地迁移的千般苦况；一是因设计者和施工者的疏忽而造成的小改大补，乃至根本无法改变的住黑房、吸烟尘之类，后者之忧，把乔迁的欢欣暗暗地冲淡不少了……

然而，乔迁毕竟是“人生难得几回见”的大喜事，虽

喜中夹忧，仍不失为喜，平头百姓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原本就不算太高。于是，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乔迁之时人们的另一番“美的追求”。此间，颇不乏妙趣横生的笔墨：

……往往是某家做好一件新家具，观摩学习者接踵而至，当面大加赞赏，背后又严加挑剔，图纸被复制着，又被修改着……于是乎……这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者居上，先“美”一步的这才惊呼自己的某些“丑陋”。

接着，作者推出两个大特写：一个是“天堂里来的木匠”，一个是“龙潭里来的民工”。两位都是很有个性又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木工蔡师傅走南闯北，凭着诚实的劳作和正直的生活态度，赢得人们的尊敬，以致得到某离休首长视同家人的关照。他不仅憎恶某地某“长”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而且自觉地把制片公司重发的工钱退了回去……这种人格力量，使作者理解了离休首长识人的眼力。龙潭民工小汪，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急时刻，招呼同伴，主动相助，帮作者将满地笨重家什搬上八楼的。这种偶然的友情，使作者窥见了民工们的美的心灵以及他们的不少苦衷。后来，作者专程去沙河新工地探望小汪，小汪向他讲了一个非当事者简直无法想象的，用“土办法”惩治剋扣民工工钱的包工头的故事：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大商场碰上了，便揪住他(指包工头——笔者注)说他偷了我们的大钱包，被我们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同志问及原由，我们一口咬定他偷了我们的钱，并说出确切的数目：4583元7角6分。那家伙一听这个数目正是他欠我们工钱的总数，不敢吭半个“不”字。

成千上万的民工们随着开放改革的大潮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从作者的笔下，我们却也获知，他们住昂贵简陋的出租屋、挤潮湿阴暗的小工棚，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他们节衣缩食积几个钱寄回家乡，自己却有时还会遭遇无法买米开餐的窘境。当然，我们也看到捧了大屏幕电视机和从实践中获得新技术、新文化、新观念而“荣归故里”的民工，他们的喜悦也是令人欣然的。

围绕“入伙”而展开的一幅幅新时代的风俗画，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进了开放改革这个南中国大走向的广阔而又深层的境界之中，我感到了真实的力量。

至于其余的篇章，各有短长，这里不准备再作探讨。单从这两组文字，不难体味到作者的思路、感情和文字特色。他以写实之笔，挟以火热的情，尽可能地瞻高瞩远而又与对象深入交心，从而获知事物世态的许多侧面，再用朴实中见幽默的文字，反差强烈地把自己的感知如实地传达给读者。那感人的地方，往往正是他自

己曾为之深深感动过的地方。

我读过一些花团锦簇的文字，或是似乎哲理无所不在的文字，或者老实说就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总觉得不如这样的素描来得亲切、耐人回味。

自然，素描还并不就是油画，但油画却少不了扎实的素描基础。俊年正当年。我希望年青的作者在这个基础上，再画出更加气势磅礴的大时代新风貌来——无论是油画，或素描。

今日南中国的大走向，其实就是当代中国的大走向，虽也裹泥挟沙，却给中国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颗星”，且正闪烁在灿烂的星空，任谁也“抵制”不了的。因为历史总是走向光明，人民也最向往光明。

1988.6.9.夜



# 珠江口有虎啸声声

泊住船，泊住夕阳，我们登岸向虎门走去。

晚霞如火。这沙角，这炮台，这城垣，这义坟……目光所注，处处史迹，处处传奇，古景古物，无不带几分庄严、神秘。典型环境往往是超越时空的。即使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漫步在这片古战场上，仍可强烈地感受到激战的氛围。历史距我们不远。古人离我们很近。穿行在密密的灌木丛中，晚风拂处，我甚至幻觉有无数水勇出没其间，那坡上铁骨铮铮的木棉，竟疑是林则徐、关天培的身影了。虎门，以其咆哮的虎威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卷首。虎门之名，显示出南中国汉子的雄姿。

然而，虎门也够悲苍的。

英烈的鲜血曾染红这片水域，但鸦片战争毕竟以我方的失败而告终。“金锁铜关”显示出令人自豪的国威，

但可悲可叹的是闭关锁国竟达百年之久。看来，殊荣与奇耻，不朽与腐败，在虎门这块土地上，均可找到各自的迹象……

近二三十年间，为贫穷所困，为“运动”所扰，虎门也抖不出多少威风来。11年前，船航珠江出海时，途经虎门，我瞥了它一眼，只见灰蒙蒙的海岸线上，一式的低屋矮舍，茅棚草房，死沉沉的毫无生气。诗人谭日超曾告诉我，虎门有些渔家穷得无钱买盐，时常用海水煮菜。他幽默而辛酸地将之概括为“近海渔家先得咸”。

那时候，我还听说，虎门曾一度成为“逃港者”的“基地”，演出了不少铤而走险、葬身鱼腹的悲剧。

又见虎门，又见虎门！

暮色中，汽车如鲫，行人匆匆，马达的轰鸣与喇叭的喧嚷，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声浪，其繁忙景象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的汽车被迫抛锚在虎门镇外时，心里不免焦急起来，以为前方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司机说，碰上交通洪峰的时刻了，“要排队进城呐。”

海滨小镇居然亦有“交通洪峰时刻”，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后来细一打听，方知7万多人口的虎门（镇内居民不过2万多），每天居然有200班车船，分别开往广州、深圳、中山、珠海等市，且有豪华客轮往返香港一趟。每天进出的客车（船）多达480班次以上。每天抵达虎门旅游经商的外地人超过1万名。看来，虎门果然占尽了天时地利，繁忙的广深公路擦边而过，浩荡的改

革开放之风扑面而来。这车船流量，这人口动态，足以使虎门经济活跃，市场繁荣，开始变得虎虎有生气了。传统观念上的安于平稳，固守静态，在这里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强烈的震荡。这显然是一件大好事。凝固象征着死寂，繁忙意味着繁荣。旧地重游，虎门一见面就给我以哲理上的启迪，着实好不惊喜。

果然，虎门的黄昏绝非黑夜的前奏。相反，它的整个氛围更有一种匆忙感，紧迫感，其生机和活力，绝不因夜色的逼近而松弛、消沉。

昔日T型小街，时下变成辐射状的通衢大道了。铝合金和大理石，霓虹灯和茶色玻璃，牢固而协调，艳丽而铮亮地将虎门商家装饰得几有气派。虎门的现代感和经济实力在崭新的建筑群上堂而皇之地显示出来了。因彩灯闪烁变幻，因音响激越豪放，夜的虎门显然比白昼来得更有色彩，更有动感，更有韵味。南方委实少累赘。即便在这隆冬之夜，虎门姑娘仍然是着一袭轻纱。灯影旋，步轻盈，人过一阵风，灯影里的女性曲线更柔更美。夜市，照例是热情的叫卖，个体摊档直逼国营商店的门口，竞争态势热烈而严峻。比之广州的夜市，虎门更弥漫浓郁的海洋气息，海鲜水产应有尽有，且时装百货不是本地出口转内销的产品，便是迳直从海外“踏浪而来”的舶来品。这一切，足以构成虎门夜市的特殊魅力，难怪乎许多外地游客白天逛过沙角、销烟池之后，还特意留宿一夜，以满足精神和物质上的欲望。